

校园北面草圃边那一脊山石上，我撞见了一片卧在石苔罅里的野植，恍如他乡遇故人。正值春雨迷蒙的三月，它们颜色微黄，或蓝绿色，呈半透明状匍匐在潮湿的石苔罅里。我问同事吃过这个没有，她很平淡地说，地衣，谁没吃过！看来，地衣这一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和许多绿色植物一样，养育了无数村庄无数人。

我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朵，薄而透明，褐中泛绿，周身黏着沙砾和枯草。有微风袭来，淡淡的清香，还有着泥土的气息。我有种冲动，想立即捡起，撒去草木，洗净凉拌，让它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自己的私房菜。在他乡遇到了地衣，才知道自己原来也有乡愁。左顾右盼中，看到一片杂生的树林旁，有几棵油桐树。于是急跑过去，打了几张油桐叶，编扎成口袋的模樣，开始捡拾起来。同事也帮着捡，她一手挽皮包，一手拉着米白色纱裙的一角，面容清淨而略显焦急。她边捡边伸长脖颈往北门出口那条道路瞧。我知道她在等她的那位。早已过了下班点，咋还不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我想调侃她，就说，你不要做《卷耳》里那位思夫的女子好不，采个卷耳也心不在焉，干脆把手里的包也扔到“周行”那条道上去了算了。同事停下手上的动作，笑得花枝乱颤，笑过之后才回敬我：你才是诗中的傻女子，坐也思君，行也思君，食堂吃饭都要等君行。我啊，不过就是利用她接娃做饭罢了……哈哈哈，一说一笑间，我们捡了好些地衣，还掐了大把韭葱，纯粹的野生野长，辛辣味道十足。

回家路上，同事告诉我，地衣在她们陕西，叫地软。我告诉她，地衣在我们贵州，叫地木耳。她说，云南人叫树毛衣。我说，湖南人叫她妹儿。她说，台湾人把地衣称为“天使的眼泪”。我有些嫉妒，如此浪漫的名字，竟然被台湾人用上了。说实话，我不喜欢把地衣叫作地木耳，地木耳听起来老气，而地衣，是大地的衣裳，也是大地上开出的朵朵“绿花”，那些花儿，在初霁阳光的朗照下，宛如一幅素淡的水墨画。

第一次遇见它，是在老家蛟龙山山脚下，那意外的惊喜，至今想起还心情激荡。初夏连续几夜的大雨，使山峦更加叠翠，植被更加藏绿。我和小伙伴赶着一大伙猪，顺着沟渠往蛟龙山方向走。突然，小伙伴在一块湿漉漉的岩石旁边，看到了大片肥厚的地衣，地上还有绿色的苔藓。小伙伴高兴坏了，赶紧脱下外衣，铺在地上，小心地捡起来。我飞快地扑过去，蹲下身子，捡起一朵，软软的、滑滑的、腻腻的。再一看，路边的草丛里，树根旁，石壁上，到处都是。当时我不知道它能吃，只觉得捏在手里肉乎乎的很好玩。后来，从小伙伴的口中才得知，这是雷公菌，又叫雷公屎，凉拌煨炒都好吃。

也许，人与食物间也是有缘分的。某一天，我去小伙伴家玩，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地衣的美好。那天中午，我吃到了她家的地衣宴——凉拌地衣、地衣蛋花汤、酸辣椒炒地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家灶盘上那几碟地衣菜，虽是素炒，吃起来却爽口滑嫩，既有木耳的生脆，又有粉皮的软乎。小伙伴的妈妈，在村里，馋嘴是出了名的，大家背地里都叫她馋婆婆。说她好吃懒做，整天只知道在家侍弄好吃的，如果她的名声，放到当今这个时代，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家，肯定能上“美食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小半碗凉拌地衣，有小米椒、霉豆腐、炒香的黄豆、切段的折耳根，还有茼蒿和芝麻油的味道。我如一头饕餮的饿狼，贪婪地放开肚皮吃，几乎把她家灶台上的剩菜剩饭都给吃光了。我想，那时的我，样子是不是很狼狽又陶醉？

我们家的餐桌上从没有这道菜，原因是母亲不喜欢它。一家之主母亲，一直认为，只有勤劳才能致富，好吃懒做则会让家贫穷。而地衣这种食材，既难捡又不好清洗，一大篮洗净之后，也就那么一小点，她才不会把时间花在所谓的吃上，也不会让我们的味蕾滋生出过多的贪婪。于是，我对这种美味的到来也就显得有些迟晚。

自从在小伙伴家体悟到了地衣的清香，每每大雨之后，我不顾母亲阻拦，都要和小伙伴相邀着去野外捡地衣。哪朵大，哪朵小，哪朵肥，哪朵厚，一争一论中，我们收获很大，满满的一大盆。捡的次数多了，也就炼出了经验，草丛里的虽然肥嫩，可附在上面的杂草、泥土较多，难以清洗，要捡就捡岩石上的，虽然有沙石和少许叶草，但只要在流水中稍微摆动摆动，沙石就沉于水底，草叶也随水漂走。

地衣是天赐的礼物。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品尝过地衣菜，对其赞不绝口。地衣菜味道鲜美可口，因为清洗不易，采摘也要看天气，只有连续几天雨后采摘的地衣才够肥鲜，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又因为皇帝也吃过它，所以人们一向称它为皇帝菜。这一传说我信，因为薄仪的《我的前半生》说到了它，说它是清代贡品。管它的，皇帝也好，贡品也罢，寻常百姓，只要想吃，拌炒炖煨，想怎么吃就怎么做。

上学时，老师说《诗经·周南·卷耳》里的卷耳到底为何物颇有争论。有说是苓耳，有说是苍耳，有说是草耳，有说是地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卷耳”也进行了考证：“卷耳亦石耳，生于地者，状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后即早采之，见日即不堪。俗名地踏菰是也。”可见，卷耳为地衣，又名地踏菰。地衣虽然喜欢潮湿的土壤，却也耐旱，即使在干燥的环境休眠几十年，只要遇到水便能马上激活。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事物的命名亦靠的是形体上的感官，因它贴地而生，状如木耳，才形象地称之为“地木耳”。还因春雷过后，地木耳沐雨而发，便有“雷公菌”“雷公屎”之别名。

我一直在猜想，雷公屎，难道真是雷公属的屎？天雷滚滚中，是怎么属下来的，是白天还是黑夜？疑惑之中，也无不发现，地衣这一野生作物，天晴朗的时候，看不到它，只有几场大雨过后，才如调皮的孩子一般，悄悄露出头来。后来，又听老一辈人说，小雨或者暴雨，地衣肥厚，颜色较深，摸起来肉乎乎的，同木耳一样。这样的地衣吃起来养口。一旦连续阴雨雷击之后，地衣变薄，颜色加深，有的直接化成水，根本捡不起来，看起来就像一摊屎，所以

就叫做雷公屎。

地衣烹饪讲究食材的匹配，必得有高汤或猪油才能烹出鲜美之滋味，就如胡萝卜和五花肉的搭配不仅口感相得益彰，在营养和健康方面也是绝配。有一次，送女儿去上学，在一家菜馆品尝到“滑肉地衣汤”。做法是将新鲜的里脊牛肉切成片状，平铺在砧板上，用小木棒拍打，再撒上一层薄薄的嫩肉粉，再用小木棒拍打，待嫩肉粉拍糕到了肉片中，才将肉片连同地衣放入翻滚的汤锅里。

还有一次，与同事出差于湘西，去饭馆吃饭，看到菜单上有一道菜叫“神仙的绿宝石”。我们很好奇，问服务员这道菜是用什么食材做成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她妹儿。随后就向我们大力推荐，说这道菜，纯天然绿色食品，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降脂明目、清热降火，具有补虚益气，滋养肝肾的作用。晚上闲来没事，我们又去逛了夜市，当看到湘西人民很有创意用地衣做馅，用来包饺子、包子时，我

感觉我的眼界又被拓宽了许多。湘西美女多，难不成是地衣的缘故？它富含蛋白质，甚至高于鸡蛋和木耳。地衣在我的吃法里，最多也就是炒鸡蛋、炒酸菜、炒青椒、凉拌或者煨汤，而把它当馅用来包饺子包子，这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

地衣最日常的做法是凉拌，这是家常菜中冷菜系列中的其一。焯水后的地衣，把水分控干，放在盘子里，把切成细末的小米椒、姜蒜、生抽、陈醋、香油一股脑地倒进去，搅拌均匀，吃起来既可口又可开胃。食堂每天都有一道凉拌菜。凉拌黄瓜、凉拌萝卜、凉拌酸咸菜、凉拌折耳根。某一天，上了一盆凉拌地衣，我很劲足了两大瓢。先生看我餐盘里的地衣占了其他菜品的一大半，好心提醒我，地衣寒性，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而且还含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神经毒素，会侵蚀神经，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我吃得正欢，经先生这么一说，吃的兴致顿时打了折扣，但我还是把刚送进嘴里的地衣嚼烂吞咽了下去。先生是老师，爱说教，特别对我。那天，我不再听他的，把盘里的地衣一扫而光。这年月，啥又是安全的？经常刷抖音，不是刷到蔬菜水果被甲醛浸泡，就是刷到某食物重金属超标。老辈人说得对，宁愿疮灌脓，不让嘴受穷。人要有豁达观，惬意地享受一下生活，也是可以了的，就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哪怕遇上起火祸，也不能耽误吃辣条；要减肥，也要吃完这餐美味。

女儿也爱吃。这不，放寒假刚回来，就嚷嚷着要吃炒地衣。女儿的话就是圣旨，圣旨驾到，立马干就是了。在菜市，找了两圈，才看到一老人的面前，摆放着几小袋洗得干干净净的地衣。一袋5块钱，价格不贵，拿在手里，甚觉农人生活的不易。在厨房的流水声中，把地衣倒进盆里，手腕轻旋，手指柔柔地搅动，确信干净了，才放进锅里焯水。

女儿最爱的是腊肉炒地衣。切几片腊肉，熬出油，撒入蒜末、干红辣椒爆出香味，再倒入地衣，加些许葱段，翻炒几下，一盘冒着油光的腊肉炒地衣便出锅了。这道菜，主打是地衣，配料是腊肉，可在吃的时候，全家人的筷子都在挑拣地衣，腊肉还剩在盘里。

地衣，是根植于记忆深处的情愫，也是驻扎在舌尖上的乡愁。如今生态环境好了，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即便在校园里，也能捡拾到，哪怕是冬天，也能享受到。

地衣

◆杨双云

地衣

地衣

地衣

地衣

记得，当我们六位室友第一次相见，是在德园301。都没有太多相见恨晚的感叹，只是在一次次“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兄弟感情下，慢慢融入这个特别的屋子。有一天夜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和各地的特色，也说了些自己的经历和未来的梦想，仿佛距离就拉近了许多。有时候，青春没有猜忌和设防，只需要一场畅谈，便可以打开彼此的心扉。就像胡兄弟说起他们苗族的风俗时，我们感到神秘和惊叹；彭兄弟曲折而艰难的爱情，让我们感到艳羡和同情；陈兄弟是福建人，他总说海边的风带着咸味，夏威夷的天气总是晴朗；韩兄弟说山东人豪爽出了名，总会举出梁山好汉；这时赖兄弟总会抽着一根烟，感叹我们贵州的山水可以孕育出漂亮的妹子。

他们说，还是有必要把301布置一下，这是我们四年的家。

先考虑的是名字，思维活泼的彭兄弟想到了“没名堂”三字。认为它有三层意思：第一，没名堂表示不搞名堂，意喻兄弟之间，不能诽谤，欺凌，应该是鼓励、支持、坦诚相待，推心置腹；第二，没名堂表示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取出的名字就有可能不一样，以“没名堂”来命名，求同存异，尊重个性，体现了一种广博性，包容性；第三，没名堂的“没”可以读成“没（音同‘莫’）”，也就是淡泊名利，只有以不看名利的心态来学习和相处，才会达到更高的境界。说实话，当时我真的很佩服他的思维和观点，立刻能把一个普普通通的词语弄出这么多个意思，而且还那么贴切、实用，应该是有这个打算和热心的。我们自然就用了它。

接下来，要找一个适合的座右铭，我想到了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们的没名堂应该布置成什么样的风格呢？对此，我们畅所欲言，纵横比较，作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一致认为古典浪漫与现代时尚相配合。古典浪漫，反映出我们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色，还有不忘经典，不忘历史的伟大精神；现代时尚，反映出我们跟随时代，不被社会淘汰的强烈渴望。于是，我们在玻璃上用绿色的卡纸镶嵌成一棵翠绿的竹，用黄色的卡纸构造成挺拔的松。在墙壁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时尚海报，在床边边贴上刚柔并济的毛笔书法。在屋顶上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衣柜上画满彩色的漫画。我们每一处的布置都有它特别的含义，这不是在浓妆艳抹，也不是像商业广告般夸夸其谈。有时候，我认为一个居所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它设计得有多华丽，而在于它能否舒适和合适。换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幸福，获得你心灵的归属感。在恰当的计设计下，你会获得更多意想不到的愉悦或灵感。

如今依然记得，夏天炎热，我们会在课后脱掉衣服，跑进卫生间冲凉水。一旦有一个先往身上泼了凉水，另一个就会跟随而去。接下来洗澡就变成了打水仗，你一盆我一盆，阳台上变成沙滩和海洋的场景。有时候，我们玩乐得忘乎所以，才知道对面的山上有女孩在偷笑，于是关门声和尖叫声充满着没名堂。

没名堂是个不错的寝室，这不仅是我们学院学生的评价，也是学院老师的评价。陈兄弟是学生会主席，常常有学院的学弟深夜来找他汇报工作。他常常日理万机，站在阳台上或走廊里，面对浩瀚的苍穹而长吁短叹。那时候我们会翻一个身，喊声：陈主席，你比国家主席还忙吗？这话当然是调侃，提醒他少熬夜。其实，他哀叹的不是工作，以他的工作能力，还会这样忧愁吗？他始终头疼的是找不到女朋友。偌大的学生会，居然没人喜欢他；韩兄弟常常深夜才回来，有时是笑着回来的，从楼下就会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和爽朗的欢笑声。那时候，我们就会猜测，他今天肯定带女友去市中心闲逛或者

是找了家好吃的火锅店了。韩兄弟不仅要女朋友有办法，还是一个社团的老大，只是学弟一般夜晚不找他汇报工作，可能大家都知道他有女朋友；彭兄弟是班长，常常带领班级搞活动，到操场与其他班搞拔河比赛，在班上搞文化建设，那些墙壁被他整得花花绿绿的，像是装修公司搞的样板房。我们在大一时，最羡慕他，人有威信，善于出点子，女朋友在上海经常给他寄来好吃的，时常过来陪他；赖兄弟要显得淡泊名利一些，只是做了一段时间的社团负责人和班长，因为人长得帅，那些女孩子总是敬而远之；胡兄弟想找女朋友，但是不自信，几次进行筹备了表白仪式，但都没到进行时就放弃了。他大一时和我们一个年级，因他学的是预科，一不小心变成了我们的学弟，但他是我们学院学生会的骨干，也是几个社团的尖兵，为人诚实厚道，年纪比我们大都大，但我们还是要叫他“学弟”。至于我，自从爱上诗歌，天天在电脑里捣鼓些文字，女朋友是大三才好不容易找到的，就是现在看我写作的妻子。

我们没名堂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个月或者每逢大事就要喝酒，酒钱自费或者轮流转。什么是大事呢？例如找到女朋友了，那叫喝喜酒；和女朋友分手了，那叫喝难过酒；获奖了，那叫庆功酒；放假了，那叫送行酒。总之大大小小的名义都可以喝酒，实际上就是想聚聚，吃大餐，故意套上个帽子，都显得出有名，好在茶余饭后当谈资。大三时，我考驾照科目三回来的路上，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叫我回来喝酒，彭兄弟女朋友从上海回来，需要和大家聚聚，我很高兴地跑来，为什么说高兴呢？彭兄弟的女朋友每次从上海回来，都要叫我们出去吃饭，从上海寄来的特产，也要给我们每人单独寄一份。这种感情，可是我们没名堂像一家人一样。可是回到校门口，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坐在草地上，悲伤，哭泣，任凭我们室友和好友劝她，她都不起来。她用头撞地撞树，脸上一个个青红的印子，像染了葡萄汁，粘了火龙果，快要浸出血来。这样一个漂亮清秀的女孩，有了撕心裂肺的样子，除非是受了打击。我问清楚原因，才知道彭兄弟喜欢上一个学妹，要和她分手，女孩和他们三杯两盏淡酒后，便如此这般了。她这是怨恨和失望极致的表现。我们几个室友越说越气愤，就冲进没名堂。没名堂的们没有锁，彭兄弟淡定地在那里打游戏，仿佛没什么事情发生。赖兄弟性子急，就问他管不管？他沉默了很久，才说，这个事情你们不要管我，我也不清楚。爱情的事情谁说得清呢？我们都非常愤怒。以前他的父亲去世了，我们几兄弟才用几分钟就做出决断，由我带他们前往吊唁。我们转了几次车，有的兄弟晕车吐了几回，才舟车劳顿地到他家，也算是够兄弟义气了。我们看他还在打游戏，就质问起他来。他应该是觉得我们说得在理，就去劝告他的女友，送她去住处。

但是，这件事是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相处越久，我们越懂得彼此的习性和默契。毕业那天，我们在校门口喝了一顿送别酒，互相诉说着那些年没名堂的点点滴滴，调侃着陈兄弟睡觉永远是趴着的，奚落着胡兄弟梦话里讲的都是苗语，温习着赖兄弟表白晚餐灯一黑自己就出戏了，憧憬着韩兄弟结婚的样子，盼望彭兄弟的经商梦。至于我，要去边远的小城做一名普通的教书匠，诗歌还在写，只是没把它当饭吃了。

后来，韩兄弟回山东就结婚了，我们没有喝到喜酒；赖兄弟回了重庆，偶尔会翻看我的诗歌；胡兄弟从铜仁市沿河县的边远乡村小学调回黔东南，他来铜仁看过我几次，还陪我登上梵净山；陈兄弟回了福建，福建一家酒店坍塌时，刚好在他家的附近，我莫名地有些担忧，我给他发信息，几天后他才发视频给我；彭兄弟一直从事酒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五年前到铜仁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顿重庆火锅，好辣，现在都还记着那种热烈的味道……

## 靠着白墙的女人

◆田劲芳

在咖啡厅的白墙处时常来独坐的女人被晨日晒得发透的紫衫沾满她夏季走来的露水

她似乎有些忧伤抬头看天空飞过的鸟群又低头划动着书籍桌上的玫瑰也弯着腰沉默不语一天的时间在咖啡杯里悄悄溜走吧台卖力捶打芭乐的老板总是随手切换音响里的歌曲

靠窗的她在一下午里不停用笔滑动着灰色的纸张不知是否正在写她的爱人还是写她的过错和悲欢离合夜晚吞下了太阳，河流，虫鸣，五颜六色的花朵吐出发光又凄寒的月亮

天黑了，在太阳落山之前她已离去带着诗歌，音乐，太阳，月亮，还有她一整天一整天的等

明天，后天，往后的日子窗前代替她的是明媚的少女和大胆求爱的少年只有四月的流雨，五月的鹈鹕才知道她曾在这儿等候些什么

## 万山汞矿工业遗产博物馆

水银灯依然醒着五个九的密度折断光阴三千年点亮一部《贵州通志》宋体的字行

铁钎淘盆藤帽油灯都是父亲的命攥着的每一粒朱砂

鸳鸯楼

向春天做最后一次挽留一如闪电预警一场爱情就此谢幕

我的美要一千年才开放你没有耐心



◆朱晓东

## 三角岩工人村

一场雨从梦中打来哗啦啦的不是水是石头很硬梦都打破半边

不止一次你人我梦梦是一面镜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你看我丑我看你美这让我很失落

童年的路在雨水里腐蚀我找不到一棵熟悉的草

山空地空房空

我童年的家我少年的家我成家的家哪一间是我的小屋

无门的房无梯的楼无声的阳光埋没遥远的回望

我是无家的孤魂没有故乡没有伙伴的呼唤没有根

黑碛子

浮云没有下游子意家乡也就再不是家压风机抽空的采场打断经脉连着山川

扬起岩尘的掌子面堵塞成脚底每一条皲裂的井巷一把铁钎拔掉的乳牙从童年种下的泥土里奔涌而出喊着妈妈

## 云盘山彩云寺

十万阶石梯只需手指一敲就坍塌在高山之上我是一粒泥丸悬浮在针叶林之间消失了重力的牵引

十八个坑口打落在透明的蛤蟆窿里星星破碎成一块朱砂听一声滴暗河在空中跌宕的回响

一线香一节一节弯作弧形的人

由热变冷许再多的愿哑口的菩萨也有苦难言

茶子林

带雨的春潮在一指兰花间掀开一半春山

一盞斗笠杯

装下一半谷雨装下一半清明

桃花蜂拥而至

是误了谁的一生在杯里沉浮？

木杉河

你是一条寂寞的河寂寞里的水寂寞的流水每翻起一次浪花都想拉住卵石的手寂寞的相遇寂寞的不长久要一次长长的漂流才有一次长长的相守不问河边垂柳不问堤岸的白鹭直到高原的骨架磨成水的样子